

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钟蕙如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102206；

摘要：在数智时代，数智化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是必然趋势。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其课程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大思政课”建立平等对话形式，构建新型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但目前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也存在教学基础设施保障不足、教师的数智化观念和数智化技能有待提升、学生数智化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的困境。因此，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今后的实践路径应从主体共享、平台整合、生态治理方面展开。

关键词：数智技术；“大思政课”建设；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DOI：10.69979/3029-2735.25.09.037

数智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是必然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运用，“大思政课”数字化建设、智能化建设的实践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2022年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把“大思政课”摆在教育信息化的突出位置^[2]。“大思政课”建设作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思政政治教育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3]。在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必须抓住数智化发展新机遇，赋能高校思政课智能升级，推动高校思政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必然性

数智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变化要求“大思政课”建设实践积极应对，抓住数智时代发展机遇，顺时而动、因势而新。

1.1 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

数智技术(Digital Intelligence)是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可实现数字化和智慧化一体交融、万物互联、人机协同。在2023年，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4]。在“大思政课”建设的数智化转型中，数智技术与“大思政课”建设相结合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趋势。

数智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大思政课”建设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数

智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其意识形态展现出政治与技术互嵌、意识与万物互联、真实与虚假互构、人类与机器互驯的景观^[5]。数智技术以算法、数据等驱动意识形态，能够捕捉每位学生的个性，社会主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性大幅提升。数智技术构建更为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传播环境，使得现实与虚拟有机融合，从最初的单一互动样态扩宽到虚拟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实践过程与场景。这样的变化警示如今的“大思政课”建设，要关注教学实践过程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斗争风险、学生社会存在方式及认识变化风险，必须突出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学生品德、能力、知识的融合发展。

1.2 数智化赋能是“大思政课”课程建设的内在要求

数智时代，“大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已成共识。首先，“大思政课”的本质要求是围绕思政课进行改革创新^[6]。“大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重点是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而不是舍弃思政课、淡化思政课小课堂，转而重构一套社会大课堂。从本质上看，“大思政课”的目的还是为了对思政课进行改革创新，上好思政课，讲好“道理”。基于此目的，“大思政课”建设在数智化趋势下，需要结合数智技术的技术智能化、“脱域化”、“时间虚化”、“空间虚化”、可视化等主要特征，打破教学原有的地域与时空限制，使得“大思政课”在数智技术的推动下聚势赋能，进一步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与数智化时代同频共振。其次，

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大思政课”建设目前已将数智技术运用到一系列教学活动中。一些“大思政课”实践中运用了语言处理系统、情感识别算法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实时采集、有效供给和规模化处理,并将数据进行了“数据纹理”“超级档案”“数据生态评估与解读”等整合,教师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实时、精准地把握实践主体的整体思想状态与偏好,把握思想转化契机,及时予以干预与引导,提高课程的有效性与精确性。而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嵌入使得多元主体的联系愈发紧密,初步构建起一个相互关联的知识库。通过整合各类平台的数字化资源,为教育实践提供优质的“大思政课”教育资源空间。

2 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现实困境

数智技术的赋能使得“大思政课”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但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新兴技术,与“大思政课”建设中出现诸多现实的融合困境,影响其赋能效用。

2.1 数智化的教学基础设施保障不足

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学校教学、科研、行政和后勤系统等多部门多层次的协同,也需要各院校、各企业、各政府组织、社会等多方主体协同。在客观因素约束下,当前数智化“大思政课”教学基础设施保障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缺乏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实中学校尚未形成统一的顶层设计,在“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人、财、物缺少顶层的规划和部署,这往往导致建设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建设周期长、管理混乱、失败风险高等问题。二是缺乏网络系统搭建的技术困境。不同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缺乏有效且统一的兼容机制,不同部门、机构间的信息处于独立状态,资源难以跨平台流动,这样分散性导致资源难以得到有效整合。

2.2 “大思政课”教师的数智化观念和数智化技能有待提升

教师作为“大思政课”教学的育人主体,是推进数智化教育关键的一环。在数智化“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一是部分教师还存在数智化观念的欠缺。部分教师对于技术代替人力存在抵制的惯性,加上对于数智化理念的理解不够深刻,教师的数智化技能掌握不足,通常习惯于使用传统教育模式与内容,但是对于一些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XR(扩展现实技

术)、元宇宙、大数据分析等数智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欠缺。二是教师难以掌握数智技术与教育本质的平衡点。在“大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个别教师或机构对于数智技术的运用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形式花哨,但教育内容空洞。数智技术本质上应属于一种辅助工具,用来服务于“大思政课”建设的根本任务,即立德树人。若在进行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过程中未把握真正平衡点,则容易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

2.3 学生数智化主体作用发挥不足

数智技术赋能的“大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内容,但也有可能影响学生理性分析能力的培养,存在不同学生对于数智化接受程度不一致的风险。

一方面,教学中利用VR、AR等技术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感官认识与感官体验,但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弱化理性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例如利用VR智能设备让学生观看建党过程的影片,技术设备的升级使得学生在感性层面上增强了对建党艰难程度的认识,但感性认识并不等同于高度的政治认同。因此数智化时代背景下,教育主体需分清教育形式与教育目的,注重学生在课堂收获丰富感官体验中发挥其主体性,引导其形成理性思考。

另一方面,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也可能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7]。数智化“大思政课”建设不可避免地依赖基础设施与数智技术的发展,这集中聚集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与学校;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或农村,教师与学生群体对于数智化技术的理解程度较低,加之缺乏基础设施与专业培训,差距有加速拉大的风险。

3 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

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理念更新和方法优化,最终要靠实际路径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指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8]。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主要从治理主体、资源平台、生态机制三方面展开。

3.1 培育“大思政课”建设共享共治的“新主体”

主体是赋能的根本支撑。数智化改变了“大思政课”建设的主题形式和连接方式,促使赋能从主体维度切入。首先,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应加强组织建设。“大思政课”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需要加强党组织对赋能的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赋能的

发展优势,并以项目为链接,增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其次,要加强赋能的价值引领。应顺应“大思政课”的定位延伸趋势,着重引导教师和学生人工智能本质的认识和规范数智技术运用的伦理两个维度去把握。最后,要加强赋能的人才培养。着力端正教师看待数智技术应用与立德树人关系的态度,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用切实的培养计划增强思政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数智技术的交叉融合发展能力。

3.2 搭建“大思政课”建设广大资源的“新平台”

搭建“大思政课”建设“新平台”,就是要通过资源库、数据库、智慧平台、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整合数智化赋能资源。要全面多源采集数据,按照数据进行统一的格式转化,合理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通数据孤岛,建立起国家“大思政课”教育数据库。同时,在建立“大思政课”智慧资源库方面,要制定明确的内容选择标准,从入口处把握智慧资源库的质量,以可靠的技术标准为支撑,利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资源的众筹建设和流通。而在建设全域联通的空间基础设施方面,充足的资金是设施建设的物质保证,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政策、人才方面的投入,并与学习强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数字地图平台、数字城市、智慧校园等有机融合。

3.3 探索“大思政课”建设生态治理的“新机制”

数智化、社会发展与“大思政课”建设之间若要保持平衡,需要进行生态治理。首先,可以利用数智技术调适“大思政课”建设的评价。数智技术的合理利用可破解“大思政课”评价中存在的管理手段缺失、评价体系缺乏、技术引用不足和规律把握不准的困境^[9]。信息技术手段可将评价靶向从“宏观群体”转向“微观个体”,通过“全景式”的动态数据记录,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精准评价。其次,应健全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的制度建设。从数智化实际出发,应建立健全学生安全保护的网络安全规范和伦理道德标准,明确学生信息资源开发和应用的流程,完善政府、高校和企业推进赋能的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数智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监管制度。最后,应积极推动数智化赋能的风险防控,具体来说,即重视数智化伦理教育、协同进行数智化伦理治理、维护赋能的意识形态安全,并在建设过程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建设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数智

化伦理规范,促进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在世界的话语体系提升,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4 结语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大思政课”建设的数智化赋能是顺应数智时代发展机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未来,应聚焦于培育建设多元主体、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以及探索生态治理新机制,以实现“大思政课”数智化建设的全面升级。运用数智化技术赋能“大思政课”主体共享,在平台中实现资源优化与合理配置,并进行实时管控保障建设的可持续性,数智化将赋能“大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 (2022-08-10)[2024-06-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 [3] 冯秀军. “大思政课”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J]. 思想教育研究,2023,(8).
- [4] 田永静,李潇涵.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2024,(06):114-119.
- [5] 余杰. 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化解[J]. 思想理论教育,2022(12):84-89.
- [6] 石书臣. 深刻把握“大思政课”的本质要义[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8(07):104-112.
- [7] 刘世清. 智能教育的风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22:69.
- [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6.
- [9] 秦蕾,朱进东. 人工智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趋向与应对策略--基于复杂性科学视阈[J]. 江苏高教,2020(2):102-106.

作者简介:钟蕙如(1997-),女,瑶族,广西桂林人,华北电力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